

中国深化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协议为例

孙璐

【内容提要】本文在对太平洋岛国的历史、国情以及新中国与南太岛国开展 40 年友好合作的历史、现状等进行简介的基础上，梳理并分析了当前中国与南太地区在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对未来双方如何更好地拓展与深化合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其中机遇包括中国与南太岛国在拓展、深化发展与安全领域合作的需求；挑战则主要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施加的种种阻力，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与南太洋岛国开展合作尤为警惕，在双方的安全合作议题上散播负面舆论；另一方面，为阻挠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将中国排挤出南太地区，美国及其盟友直接或策略性地升级其地缘政治、军事战略措施。在此高压下，南太岛国的心态不同，反应各异。美国及其盟友施加的这些阻力实质上是对包括中国和南太岛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发展权的压制与侵犯。针对上述情势，建议中国相关部门和学者从地区和国际两个层面着手，促进双边关系发展，改善国际发展环境，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国与南太岛国友好合作。

【关键词】发展权 安全合作 南太岛国 印太地区 美国 澳大利亚

【作者简介】孙璐，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2) 06-0133-20

2022年5月底6月初,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出访南太平洋岛国(下文简称“南太岛国”),达成了一系列共识与合作,为今后中国与南太岛国的交往与合作指明了方向并做出具体规划。这不仅是中国与南太岛国40余年友好合作关系的延续,也是双方携手合作、共拓未来的有力举措,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又一具体实践。然而,由于历史上南太岛国受西方殖民扩张的影响颇深,地理上又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毗邻,一向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地缘政治与军事战略位置重要且自然资源丰富的“传统势力范围”。因此,尽管多数南太岛国早已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且与中国开展了近半个世纪的各领域合作,但由于近年美国对中国态度和政策的转变,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也被美国视为对其的“挑战”和“威胁”。尤其是2022年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起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和极力阻止。因此,深入研究当前南太岛国在经济、社会和安全发展领域的种种诉求及其对大国合作的基本立场,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南太岛国加强合作的抨击和阻扰举措,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相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有所助益。

一、南太岛国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诉求

本文中的“南太岛国”主要指隶属于大洋洲且欠发达的岛屿主权国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岛国地处欧亚大陆、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几大地壳板块交接的太平洋热带海域,多数岛国陆地面积狭小而零散,常伴有火山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地区各国及岛国内部交通不便,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处于欠发达状态,贫困国家和人口在世界各地中占比较高。

南太岛国历史上长期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殖民,目前在除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外的南太26个国家和地区中,仍有发达国家的“海外领地”10个;在已宣布独立的16个岛国中有3个曾被美国托管、2个分别被澳、新托管、1个被英、澳、新共同托管,至今有些岛国实际上仍未摆脱殖民地处境。在自然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下,南太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一直较低,

即便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最高的巴布亚新几内亚目前在世界经济发展排名中也仅是中间位置，有些国家甚至还在末尾徘徊。这使南太岛国一方面有强烈的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诉求，另一方面也面临治安环境差及美国、澳大利亚等国霸权战略导致的地区局势动荡风险。目前，南太岛国中有10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分别为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汤加、萨摩亚、基里巴斯、瓦努阿图、库克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纽埃；4个仍与台湾地区存在所谓“外交关系”，分别为瑙鲁、帕劳、马绍尔群岛和图瓦卢。

（一）经济发展诉求

南太岛国海洋资源丰富，但陆地资源匮乏、种类相对单一。如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渔业资源丰富，但缺乏矿产资源；基里巴斯渔业资源丰富且有一些矿产，但境内多为土质贫瘠的珊瑚礁岛，难以种植农作物；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帕劳、所罗门群岛和库克群岛均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和海洋资源，但自然资源的种类和结构相对较为单一。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南太岛国的经济发展，导致其产业结构不平衡，如农业品类较少，生产技术落后，工业化程度低，开发和加工能力不足等。不少岛国所倚重的旅游业往往受制于薄弱的公共基础设施、当地极端天气和频发的火山地震等自然灾害，使本就单薄脆弱的岛国经济经常遭受打击。此外，由于经济不振，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至发达国家，当地优质人力资源匮乏，社会发展体量和增量普遍不足，对外依赖度很大。

（二）可持续发展诉求

限于地理环境，对于南太岛国而言，可持续发展是与经济发展一样迫切的关键利益诉求。一是减缓碳排放。当今温室气体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持续淹没地势低平的海岸和岛屿，这极大地威胁南太岛国民众的生存安全。因此，减少碳排放以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成为关系岛国存亡的迫切诉求。二是保护自然环境。无污染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是南太岛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来源和保障。如库克群岛的珍珠养殖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斐济等国的渔业和旅游业等均是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都

需要太平洋海域具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系统。三是加强环境治理。薄弱的国力和公共基础设施使得南太岛国的生产生活更易遭受环境破坏的影响,也较难依靠自身力量复原,非常需要增强应对频繁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美、法、英等国在该地区进行大量生化与核试验,给当地海洋生态和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污染,例如被美国托管的马绍尔群岛在1946—1958年间遭受了美国在其上空和海底实施的67次核试验,爆炸产生了210亿吨当量,占美国所有核试验当量的80%,相当于该群岛居民在12年里每天都要经历1.6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影响。此外,美国还在马绍尔群岛西北端的埃尼威托克环礁上进行了数十次生物武器试验,并将美国本土内华达州核试验场的130多吨被辐射的土壤倾倒在該群岛上,给当地的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严重损害了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1]这些影响至今未能消除,所以南太岛国也亟需在消除核危害领域加强环境治理。

(三) 社会治安诉求

南太岛国居民主要由波利尼西亚人、密克罗尼西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组成,外来移民则源于欧美宗主国和印度等少数亚洲国家。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和各方势力争夺给当地留下了诸多积怨,当今各岛国内部矛盾重重,不同地区、族群之间的种族和文化隔阂、歧视和冲突频发,加之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岛国普遍存在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政治风险高企等问题。同时,由于国力有限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造成的治安漏洞也易遭跨国犯罪者利用。2012年,国际电信诈骗犯罪地开始向大洋洲转移,2017年中斐警方联手捣毁斐济楠迪镇附近的5个犯罪窝点。此外,越来越多的毒品犯罪分子将南太地区当做贩毒中转站之一。鉴此,南太岛国亟需提高警务能力,建立良

[1] 李强:《“美军遗留的炸弹仍在夺去无辜民众的生命”(深度观察)——美国滥用武力造成世界动荡》,人民网,2022年7月5日,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705/c1002-32465789.html>。

好社会治安秩序，营造长治久安的国家发展环境。

（四）地缘安全诉求

出于称霸全球需要，美国还加强了对南太地区重要岛屿和航道的控制，借驻军长期对南太地区进行军事化。近年，随着美国对华遏制措施不断升级，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系列安全合作机制也逐渐扩大到南太地区。2022年9月，美、英、澳三国签署安全合作协议，打造“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其首要任务是帮助澳大利亚组建核动力潜艇舰队^[1]，引起所罗门群岛、萨摩亚、基里巴斯等南太岛国的严重关切。^[2]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做法对南太岛国的主权和安全缺乏应有的尊重和关切，使其面临军事威胁、环境污染和核扩散升级的风险。

此外，日本基于自身的战略需求及追随美国的太平洋战略部署，长期与美国在南太地区开展密切的双边军事合作，还与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依托于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南太地区不断加大武器装备的投放力度、新建海军基地，美、欧、澳、日、印等国还在南太地区频繁开展各种联合军演，使南太岛国面临军事冲突爆发和扩散的风险。

二、中国与南太合作的历史及现状

（一）新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友好关系：南南合作的典范

中国与南太岛国人民交往的历史悠久。新中国建立后，首先于1975年与斐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等9个南太岛国陆续建

[1]《对抗中国？美英澳三国宣布组新联盟“AUKUS”》，新浪网，2021年9月16日，<https://mil.news.sina.com.cn/world/2021-09-16/doc-iktzqyty6418134.shtml>。

[2]孟湘君：《让美国核武器回家！普京为何警惕乌克兰“拥核”？》，中国新闻网，2022年3月8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2/03-08/9696276.shtml>。

交^[1]，并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双方的友好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已经成为南太地区发展与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南太地区进行国事访问时曾表示，“南太平洋地区也是中方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2]2018年，中国领导人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集体会晤，一致同意将双方关系提升为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关系的新篇章。近年来，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给地区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南南合作树立了典范。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多领域务实合作。

与南太岛国交往40余年来，中方一贯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向岛国提供的援助与合作项目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并围绕着岛国的切实需求不断拓宽，涵盖了国际援助、经济与社会发展的20多个领域。据粗略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对南太建交岛国直接投资27.2亿美元^[3]，多方面带动和促进了岛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中受益的岛国企业踊跃参加历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向投资稳步推进。1992—2021年，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的贸易总额从1.53亿美元增至53亿美元，年均增长13%，30年间扩大了30多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持续向岛国提供各类抗疫物资超过100吨。丰硕的合作成果表明中国是真诚地向南太岛国提供援助并积极帮助其构建自主发展能力，真正让南太岛民在与中国的交往中收获“红利”。

[1] 丁鹏、崔玉中：《中国与南太平洋岛国合作述评》，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1月，第41页。

[2] 《专家评亚太外交：中国说得少做得多 美国高谈阔论》，参考消息网，2014年11月24日，<https://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124/575000.shtml>。

[3] 《中国—太平洋岛国合作事实清单》，外交部网站，2022年5月24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205/t20220524_10691894.shtml。

（二）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遭遇波折：商企在骚乱中受损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不断拓展，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满和干预。2021年11月24日，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爆发了持续数天的大面积骚乱，暴徒袭击了国民议会大楼并放火烧毁了警局和附近的其他建筑物，之后又洗劫了唐人街，焚烧中方商铺和企业，导致数人丧生。根据澳美新闻报道，11月26日，所罗门群岛总理梅纳西·索加瓦雷（Manasseh Sogavare）表示，外部势力因对所政府在2019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心存不满，怂恿暴徒制造了此次骚乱。澳大利亚虽然应所政府请求派警察部队前往协助控制局面，但却未能阻止悲剧发生。^[1]此次骚乱严重破坏了所罗门群岛的社会稳定，损害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在当地的投资项目亦受到冲击。2022年4月21日，所罗门群岛前总理丹尼·菲利普（Danny Philip）表示，澳大利亚警方曾接到指示不要在暴乱中保护中企，翌日这一说法迅速被澳驻所罗门群岛高级专员拉克伦·斯特拉汉（Lachlan Strahan）否认^[2]，部分西方舆论也为澳大利亚辩护。^[3]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事件，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并保护中国在当地的海外利益，所罗门群岛政府邀请中国警方赴所，培训当地警察以提升其警务能力。为减轻南太国家的疑虑，中方也表示，中所安全合作是公开透明、开放包容的，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与所罗门群岛现有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国际

[1]《所罗门群岛总理：与中国大陆建交令外部势力怂恿骚乱，我不想点名》，观察者网，2021年11月26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11_26_616321.shtml。

[2] 王恺雯：《所罗门群岛前总理称澳部队在所骚乱期间不愿保护中方设施，澳迅速否认》，观察者网，2022年4月2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4_22_636279.shtml。

[3] Kathrin Hille. “Australia should blame itself for Solomon Islands’ shift to China,” *Financial Times*, April 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14fc7739-feca-4555-a399-2aed3b682243>。

合力。^[1]在所方邀请下，中方人员于2021年12月赴所开展相关合作。

（三）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新态势：安全与发展双驱动

2022年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4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正式签署双边安全合作框架协议^[2]，安全合作迈入常态化、机制化阶段。这一合作既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也符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及中国海外利益的共同目标。5月末，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南太岛国，萨摩亚等国也尝试就警务技能培训与中国开展合作。未来这类安全合作将有助于岛国警务能力的提升，帮助岛国更为独立自主地维护本国社会秩序，减少因治安问题而产生的政治动荡、经济损失及人员伤亡，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同时也为外企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保障中国的海外利益。

中国与南太岛国还就深化双方的务实合作达成新的广泛共识。^[3]王毅外长在斐济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中国-太平洋岛国外长会^[4]，并对所罗门群岛、萨摩亚等10个岛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或视频会晤；与南太岛国分别签署、达成52项双边合作成果，涵盖安全与发展等15个合作领域，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注入新动力^[5]，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的合作呈现“双轮驱动”的生机勃勃局面。

[1] 王恺雯：《所罗门群岛前总理称澳部队在所骚乱期间不愿保护中方设施，澳迅速否认》，观察者网，2022年4月2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al/2022_04_22_636279.shtml。

[2] 《汪文斌：中所安全合作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网，http://cn.chinadiplomacy.org.cn/2022-04/19/content_78174232.shtml。

[3] 《王毅谈南太之行：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公开透明、光明磊落》，中国新闻网，2022年6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6-06/9772578.shtml>。

[4] 谢雁冰：《王毅开启南太之行，中国与南太岛国外交新互动有何看点？》，中国新闻网，2022年5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5-26/9764054.shtml>。

[5] 白雪飞：《王毅：中国同南太建交岛国合作呈现“双轮驱动”的生机勃勃局面》，新华网，2022年6月3日，http://www.news.cn/2022-06/03/c_1128712052.html。

三、美澳等对中国与南太岛国安全合作的反应与应对

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及马汉“海权论”学说，让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强了对南太地区重要的岛屿和航道的控制，不仅留驻海军，还于1951年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ANZUS Treaty）组建军事同盟^[1]，以条约形式确定了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构建海洋霸权，把南太地区当成了自己的“内湖”，排斥他国对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2]澳大利亚对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极为敏感并极力反对，除了追随美国外，澳向来认为西南太平洋的“紧邻区”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必须在该地区发挥影响力，因此加紧实施“太平洋升级”战略，企图全面加强对南太地区的控制。此外，美澳等国的智库和媒体对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频频抹黑，为落实美国“印太战略”部署，持续污名化中国在南太地区的各项活动，给“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友好往来及合作制造杂音，以防止中国在南太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

（一）美国等西方国家智库与媒体长期质疑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

一是歪曲中国与南太岛国之间开展经济合作的目的，捏造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经贸项目和活动有军事目的，如称“中国捕鱼船队已在该地区约3万个岛屿的海域占据主导地位，大量捕获金枪鱼，同时分享有关美国海军动向的情报”。^[3]

二是诬蔑中国与南太岛国之间的外交、援助与经贸合作为“精英俘虏”，

[1] 梁甲瑞：《马汉的“海权论”与美国在南太地区的海洋战略》，载《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76页。

[2] 同上，第77页。

[3] Damien Cave, “Why China Is Miles Ahead in a Pacific Race f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world/australia/china-united-states-pacific.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本质上是在购买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1]实际上，南太岛民因受益于中国技术援助和基础设施项目而对中国充满感激之情。中国与南太岛国的邦交合作并非采取所谓“精英俘虏”策略来实现，而是多个国际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通力协作的成果，背后有着广泛而深厚的民意基础。

三是渲染中国与南太岛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债务陷阱外交”，即先对岛国合作项目发放贷款，然后要求其政府偿还。^[2]事实上，中国援外贷款项目的特点是不将援助与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改革挂钩。^[3]

（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指责与抨击

在中国与所罗门群岛对外公布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媒体就已经获取信息并大肆炒作。2022年3月1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中所安全合作“只会加剧区域和国际上对北京单方面将其国内安全机构扩展到太平洋地区的担忧”。澳大利亚反应尤为强烈。3月28日，澳大利亚时任总理莫里森称中所开展安全合作会增加“对地区安全的压力和威胁”。4月12日，澳大利亚时任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塞瑟利亚（Zed Seselja）访问所罗门群岛，会见所总理索加瓦雷，明确要求所方不要与中方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4]；4月20日，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政府

[1] Edward Wong, Damien Cave, “Blinken Says U.S. Has a ‘Long-Term Fu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12/us/politics/blinken-fiji-pacific-island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

[2] Edward Wong, Damien Cave, “Blinken Says U.S. Has a ‘Long-Term Fu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12/us/politics/blinken-fiji-pacific-island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

[3] 朝日新闻：中国、南太平洋で援助攻勢 バヌアツの埠頭や庁舎、続々整備。2018年5月17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DA3S13497288.html?iref=pc_ss_date_article。

[4] 日本共同社：米、南太平洋関与強化へ…週内に高官派遣 中国・ソロモン接近懸念。2022.4.20. <https://www.yomiuri.co.jp/world/20220420-OYT1T50018/>。

正式宣布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

其一，猜测中所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是中国在南太岛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试探性举动，同时为所罗门群岛政府寻求中国保护提供便利。有舆论称该协议“将为中国军队和军舰进入太平洋岛国打开大门”^[1]，“中国还可能据此协议在所罗门群岛建造一个军用港口”。^[2]美国官员担心中国会利用帮助发展经济的承诺和“胁迫”手段将某些南太岛屿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这将阻碍美军在发生战争时向地区迅速调动部队的的能力。^[3]有舆论认为，该协议将允许所罗门群岛政府在紧急情况下向中国寻求保护，同时为中国提供可用来阻断美澳南太航运交通的行动基地。^[4]

其二，渲染南太地区地缘政治战略化并制造紧张局势。2022年5月，路透社报道称，中国正在南太地区争夺地缘优势，将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为太平洋岛国进行警务培训，并在数据网络、网络安全、智能海关系统方面开展合作，承诺将采取平衡的方法助力岛国实现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5]部分西方舆论称，美澳等国越来越担心中国在地缘意义重要的

[1] Damien Cave, “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Draft Secret Security Pact, Raising Alarm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4/world/asia/china-solomon-islands-security-pact.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

[2] Damien Cave, “Why China Is Miles Ahead in a Pacific Race f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world/australia/china-united-states-pacific.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3] Edward Wong and Damien Cave, “Blinken Says U.S. Has a ‘Long-Term Fu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12/us/politics/blinken-fiji-pacific-island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

[4] Damien Cave, “China and Solomon Islands Draft Secret Security Pact, Raising Alarm in the Pacific,” *New York Times*, March 24,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4/world/asia/china-solomon-islands-security-pact.html?searchResultPosition=4>.

[5] Reuters/Pacnews, “FSM President rejects China joint communique plan,” *Islands Business*, May 26, 2022, <https://islandsbusiness.com/news-break/fsm-president-rejects-china-joint-communique-plan>.

南太地区扩大影响力。^[1]

其三，将南太岛国之间的矛盾归咎于中国，并指责双方合作造成了地缘政治风险。2022年7月，第51届太平洋岛国论坛（PIF）领导人峰会在斐济首都苏瓦召开，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诸岛国等21个国家参会，基里巴斯总统塔内蒂·马茂在会前致信论坛，表示因不满《苏瓦协定》对论坛领导人的安排，基里巴斯宣布退出太平洋岛国论坛。这本是南太地区国家间内部的问题，而美国等西方媒体却将其强行与中国挂钩，进而上升至地区影响层面。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尤安·格雷厄姆（Euan Graham）说，分裂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只会使中国受益。^[2]

随着与中国合作的拓展，许多南太岛国的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遭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的指责和诋毁，承受着舆论暴力，如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就被指责“制造地缘政治风险”等。这些舆论试图以此恐吓岛国官员，以干扰南太岛国与中国的正常合作。实际上，美西方制造中国和南太岛国合作的负面舆论是为了限制岛国的主权选择，使其对地区的“安全关切”更具合理性，通过抢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强化地区霸权以满足自身利益，实则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不平等。

（三）美澳等国对中国与南太岛国开展安全合作高调反对并施压阻止

对于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澳大利亚积极游说南太岛国，试图阻止其与中国的合作。2022年5月，澳新任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访问斐济；6月，黄英贤和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相继访问所罗门群岛并在7月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期

[1] Damien Cave, “China Seeks Sweeping Regional Deal With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25/world/asia/china-pacific-island-countries.html>.

[2] Nic Fildes, Demetri Sevastopulo, “US woos Pacific island nations in effort to push back against China,” *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ffcfeb28-280e-4df6-8170-036da0b07ecd>.

间与索加瓦雷会晤。7月12日，澳新任副总理和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Richard Marles）在上任后首访美国期间表示，美澳两国必须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以避免在日益增长的“威胁”面前出现“灾难性的威慑失败”。^[1]

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对南太岛国的发展漠不关心，美国驻所罗门群岛使馆已经关闭了29年，美国高级别官员37年来从未到访过斐济。但中所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后，美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立即赶赴斐济开展外交活动。美澳等国还向所罗门群岛派出高级官员直接进行外交施压，试图阻挠中所安全合作。4月22日，中所安全框架协议签署公布后仅3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即率政府高级代表团飞抵所罗门群岛，就中所协议的相关事宜进行“实质性讨论”，并妄称若中所安全合作中存在军事行动，“美国将给予重大关切并作出相应反应”，还表示会加快在所罗门群岛重开美国大使馆的进程，并访问了巴布亚新几内亚。^[2]7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框架下的渔业专题会议上宣布，美国将在基里巴斯和汤加开设大使馆，并重新向南太地区派遣“和平队”^[3]，声称美国将启动其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太平洋行动”，并在该地区花费9亿美元。^[4]9月28日，美

[1] Eryk Bagshaw, Farrah Tomazin, "US, Australia launch major Pacific counter-bid to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2, 2022, <https://www.smh.com.au/world/oceania/us-australia-launch-major-pacific-counter-bid-to-china-s-rising-influence-20220712-p5b12f.html>.

[2] "US steps up efforts to court Solomon Islands after China security deal," *Financial Times*, April 22,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fb7eed16-095a-4c65-bb22-798112d05c7a>.

[3] Yan Zhuang, "Australia Shifts Its Tone at the Pacific Islands Forum,"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7/15/world/australia/australia-shifts-its-tone-at-the-pacific-islands-forum.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0>.

[4] Eryk Bagshaw, Farrah Tomazin, "US, Australia launch major Pacific counter-bid to China's rising influenc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2, 2022, <https://www.smh.com.au/world/oceania/us-australia-launch-major-pacific-counter-bid-to-china-s-rising-influence-20220712-p5b12f.html>.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召开首届美国－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峰会，包括所罗门群岛总理在内的12位南太岛国领导人受邀参会，白宫宣称这是美国为加强同南太岛国的关系而作出最新努力。^[1]

日本也派外交事务政务官上杉健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向索加瓦雷表达对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关注。日本还表示将继续向斐济提供援助，称就规模和人口而言斐济是南太平洋的核心。^[2]

（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与南太岛国安全合作的遏制升级

首先，将南太地区的环保和国际经贸活动纳入“印太海洋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布林肯在与斐济总理的会晤中将气候变化描述为“安全威胁”^[3]，还提及美国将更多地参与南太地区的非法捕鱼和气候变化等问题^[4]，为2022年5月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对话”首脑会谈抛出“海域态势感知”做铺垫。很快，拜登签署的相关国家安全备忘录通过在国际经贸、环保领域植入气候变化和“非法捕鱼”议题，迅速将南太地区的环保和国际经贸活动裹挟进其“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这一地缘政治战略，矛头直指中国，中国在国际海域正常开展的渔业活动也被污名化为“非法”^[5]，并诬其影响地区与海洋的“稳定和繁荣”。

[1] Reuters, “Biden to host Pacific Island leaders as China courts region,” September 2,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biden-host-pacific-island-leaders-september-2022-09-02/>.

[2] 日本共同社：南太平洋と連携強化へ、林外相訪問…中国に傾斜 歯止め狙う。2022/05/08。 <https://www.yomiuri.co.jp/politics/20220507-OYT1T50222/>。

[3] Edward Wong, Damien Cave, “Blinken Says U.S. Has a ‘Long-Term Fu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12/us/politics/blinken-fiji-pacific-islands.html?searchResultPosition=5>.

[4] Damien Cave, “Why China Is Miles Ahead in a Pacific Race for Influence,” *New York Times*, May 3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5/31/world/australia/china-united-states-pacific.html?searchResultPosition=2>.

[5] BRIEFING ROOM, “Quad Joint Leaders’ Statement”, Ma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4/quad-joint-leaders-statement/>.

其次，增加在南太地区及周边的军事投入与集结。美国借“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增调军事和情报力量，其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明确指示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应与伙伴国相应部门合作，运用先进的卫星数据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和安全”^[1]，并在印太海域组织多场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宣布将为斐济海军建造一个价值 8300 万美元的新总部。^[2]2022 年 6—8 月间，日澳印三国频繁开展军事双边对话与合作，包括日澳提升实战性防务合作、相互运用性、训练和活动层级。^[3]

第三，在南太岛国经济与社会领域实施排他性合作项目。2022 年 6 月，美国以更好援助岛国为由，联合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日本创建“蓝色太平洋伙伴”机制。^[4]澳美两国分别表示将向太平洋国家提供价值 200 万澳元（130 万美元）援助^[5]和每年 6000 万美元、10 年 9 亿美元的渔业援助。美方还借机警告“不良行为者”，外界认为这是间接地对中国发出尖锐指责。^[6]

[1] BRIEFING ROOM, “Memorandum on Combating 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 and Associated Labor Abuses,” June 27,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2/06/27/memorandum-on-combating-illegal-unreported-and-unregulated-fishing-and-associated-labor-abuses/>.

[2] Eryk Bagshaw, “Albanese embraces Pacific challenge as nations demand tougher climate action,”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3, 2022,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lbanese-embraces-pacific-challenge-as-nations-demand-tougher-climate-action-20220713-p5b17n.html>.

[3] 林翠仪：《日澳扩大国防合作，抗中扩张》，编译张沛元，载《自由时报》（台）2022 年 6 月 16 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523269>。

[4] Demetri Sevastopulo, “US and allies launch initiative to help Pacific Island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June 25, 2022.

[5] Eryk Bagshaw, “Albanese embraces Pacific challenge as nations demand tougher climate action,”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ly 13, 2022,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lbanese-embraces-pacific-challenge-as-nations-demand-tougher-climate-action-20220713-p5b17n.html>.

[6] Nic Fildes, Demetri Sevastopulo, “US employs ‘tuna politics’ to resist China’s Pacific push,” *Financial Times*, July 13,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7b38c2b9-387d-4770-aa17-7d82d13a69a0>.

从这些“援助款项”的内容上看，其范围对应的是美国和“四方安全对话”在5—6月间推出的“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全方位战略架构。

西方舆论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采取更强举措对抗中国的努力。^[1]本质上，这些援助或投资无一例外地附带了针对中国的排他性政治条款，意在完全取代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关系，将中国排挤出南太地区，以策应“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战略。

四、南太岛国对大国合作的诉求及立场

从上述南太岛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及环境等诉求来看，它们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存在诸多矛盾。

（一）对美澳干预地区事务及态度傲慢不满

长期以来，南太岛国不喜欢美国对该地区事务指手画脚，希望获得更多尊重与平等，以及被澳大利亚视为“后院”。许多南太岛国的领导人表示，本地区不是澳大利亚的“后院”，也不是美国的“内湖”，是主权国家。如在瓦努阿图生活了20年的学者苔丝·牛顿·凯恩(Tess Newton Cain)表示，南太岛国长期以来对“澳方表现出的傲慢、家长式作风和缺乏尊重”心存反感。^[2]斐济总理亦明确表示“斐济不是任何人的后院”。^[3]这些表态明确传递出南太岛国追求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外交关系，反对“丛林法则”论调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此外，南太岛国渴望和平，不愿卷入大国之间

[1] Demetri Sevastopulo, “US and allies launch initiative to help Pacific Island nations,” *Financial Times*, June 2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8400c75b-36d4-408a-9b58-85872c10739a>.

[2] Yan Zhuang, “Solomon Islands’ Leader Calls Concern Over China Security Deal ‘Insulting’,” *New York Times*, Mar 29,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9/world/asia/solomon-islands-china.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0>.

[3] AFP, APIA, Samoa, “Samoa signs China deal amid South Pacific push,” *Taipei Times*, May 29, 2022, <https://www.taipe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22/05/29/2003778962>.

的地缘政治冲突。^[1]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南太岛国自主意识的增强，它们与美澳等国的矛盾也在激化。南太岛国在同其他国家合作时，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萨摩亚政治学家克里斯蒂娜（Christina Tauasa）称：“战略眼光是岛国在太平洋该采取的唯一立场，应选择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最有利者，同时避免签订会导致负面影响的合作，确保最大程度地满足本国利益。”^[2]长期以来，南太岛国非传统安全挑战十分突出，气候变化、海洋环境治理等问题层出不穷。此外，南太岛国期望能够在大国之间寻求外交平衡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方面，“广交友、不树敌”是南太岛国强调的地区外交理念，希望在中国与美澳等国的合作中与各方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斐济既参加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参加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外交热忱。另一方面，各岛国期望抱团取暖，借助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加大地区投入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国际话语权。而美澳等国在该地区大搞地缘政治竞争，极力阻止南太岛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主权选择，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不满。

（二）努力争取自身话语权

长期以来，南太岛国抱团取暖，积极争取自身权益。如上世纪70年代，独立后的南太岛国主动参与联合国海洋议题的治理进程，促成了一系列区域性的气候、海洋和自然环境保护公约，并建立起海洋保护区和无核区，成为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定捍卫者和相关议程的积极参与者。为了促进国家经济发展，1971年“南太平洋论坛”（the South Pacific

[1] Mar-Vic Cagurangan, “Panuelo urges Solomons to reconsider security pact with China,” *Pacific Island Times*, April 1, 2022, <https://www.pacificislandtimes.com/post/panuelo-urged-solomons-to-reconsider-security-pact-with-china>.

[2] The Editorial Board, “Speaking as one voice amid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Samoa Observer*, June 2, 2022, <https://www.samoaoobserver.ws/category/editorial/98508>.

Forum)正式成立^[1],体现了南太岛国积极探索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和强烈的发展诉求。1990年,数十个小岛屿及低海拔沿海国家组成了“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就气候变暖问题在联合国框架中集体发声,南太岛国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南太岛国在与大国合作上的两难境地

总的来说,南太岛国对与大国合作时经常陷入两难。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南太岛国不仅需要外部资金、技术等援助,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跨境犯罪等方面亦需要大国支持。另一方面,岛国担心自主权受到限制、外部国家主导本国或地区事务,因此合作伙伴的多元化成为岛国进行平衡外交的必然选项。南太岛国对中国提供的经济、安全和社会发展援助及其合作项目基本持欢迎的态度。正如斐济学者萨里娜·塞伊斯(Sarina Theys)说:“南太岛国愿意接受来自北京的更多实质性帮助,表明南太岛国正变得更加自信,并且正在意识到自己比最初想象的有更多的力量。”^[2]对于中国与所罗门群岛深化安全合作,所方的积极立场主要体现在其合作态度和合作进程并未受到外部干扰。例如,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所罗门群岛施加外交高压,所方仍然坚持与中国完成了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并正常推进其他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合作项目。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除了申明中所安全合作专注于治安和警务领域、无涉军事外,还驳斥了种种不实舆论:“中国没有在太平洋地区构成安全威胁。认为我们不适合管理本国主权事务,给政府贴上动机不纯的标签,让我们感觉非常受侮辱。”^[3]所罗门群岛的选择,既是出于捍卫本国利益,也体现出以该国为代表的南太岛国对中国的充分信任。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威逼利诱,

[1] 曲升:《南太平洋区域海洋机制的缘起、发展及意义》,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2期,第4页。

[2] David Fickling, “China has yet to learn the rules of the Pacific chess game,” *Taipei Times*, July 9, 2022,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22/07/09/2003781420>.

[3] Yan Zhuang, “Solomon Islands’ Leader Calls Concern Over China Security Deal ‘Insulti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29/world/asia/solomon-islands-china.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0>.

所罗门群岛内部也出现一些消极因素。如在中所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考虑到美澳等国的强烈反应，所罗门群岛总理表示今后会尽量照顾到澳方顾虑。如索加瓦雷除了向澳方再次保证境内不会出现中方的军事设施外，还保证如果“有任何需要填补的空白”会先寻求澳方的帮助。^[1]

同时，在美澳等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出于对本国自主性的担忧，一些南太岛国对与中国合作表现出观望和拒绝的态度。持观望态度的岛国多慑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压，在同中国合作（尤其是安全领域）时更加审慎，甚至选择推迟合作。此外，少数南太岛国如图瓦卢和帕劳拒绝与中国合作，一边向美西方国家积极靠拢，附和其遏制中国崛起的论调，一边在与台湾的“邦交”问题上制造杂音。

五、关于中国应对的思考

为了提高南太岛国与中国合作的积极性，中国应在地区深耕细作。首先，应加大对南太岛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领域的研究，发展田野调查，以透彻深入的研究更准确地把握和尊重岛国的利益诉求，便于未来更好地拓展和深化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合作。其次，应继续增加中国和南太岛国之间的人文交流，让岛国民众能够更多地通过实践认识和了解中国及其社会制度，减少因美西方国家对华污名化而导致的误解，从而在对华关系上做出更加独立、客观的选择，巩固和加深南太岛国对中国的信任，保持长期友好合作。第三，为南太岛国和其他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间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一方面，扩大南太岛国“外交朋友圈”，丰富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真正帮助南太岛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在不断拓展的国际多元交流与合作中，提升友好国家间的互帮互助，助力“南北对话”、振兴“南南合作”。

[1] Lisa Visentin, “Australia chips in \$17 million to help Solomon Islands host Pacific Games,” *Sydney Morning Herald*, August 9, 2022, <https://www.smh.com.au/politics/federal/australia-chips-in-17-million-to-help-solomon-islands-host-pacific-games-20220809-p5b8dk.html>.

在国际社会层面，首先，警惕美西方炒作中国与南太岛国合作的议题，推进国际舆论环境建设，倡导客观、理性、开放、包容的国际舆论导向；同时更加注重公共外交策略，提防美西方国家挑起军事冲突并将其扩大化的风险，尤其警惕其在地区事务中利用台海问题的可能。其次，继续积极探索多方“共赢”的发展与合作方式，减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对“失去地区影响力”的担忧，让其认识到不遏制中国并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不仅不会损害其地区话语权，反而能够巩固和加强其影响力。第三，继续深入研究经济、海洋、环境等相关国际法，为维护中国海外资产、人员利益，保障中国远洋渔业，探索国际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等提供智力支持。第四，重视美西方国家各界反对地区问题军事化和接纳中国的声音，更多凝聚支持“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共识，更多关注和支持国际社会中客观的“和平与发展”的声音。

总而言之，中国与南太岛国的友好交往是南南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典范，提供了新型国际合作模式和发展经验，可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新发展路径的全球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中国与南太岛国之间的合作攸关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跨时代议题。南太岛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国家，能否独立平等地行使国家主权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外交伙伴，这是主权国家能否充分享有正当发展权益的问题，更是其国家和人民能否行使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人权问题。因此，中国与南太岛国之间的交往合作，不仅代表国际社会追求和平与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潮流，更代表了大多数国家追求主权独立，反对国际霸权的共同强烈诉求，未来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必将更加深入。

【收稿日期：2022-09-10】

【修回日期：2022-11-20】

（责任编辑：马燕冰）